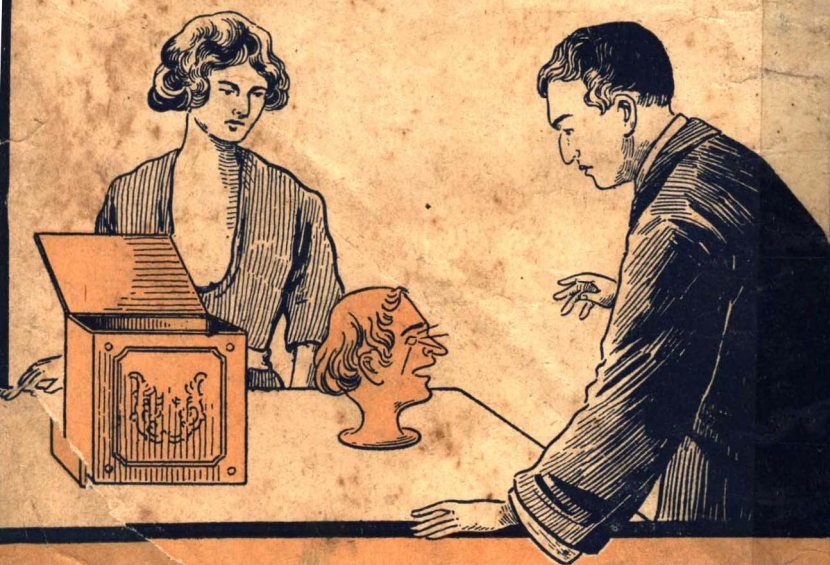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七編

鐵匣頭顱

下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然) (肱) (餘) (頂)

三冊 定價九角

閨秀詩話。向鮮善本。是書搜羅有清二百數十年中閨秀著述。詩文詞曲。歌賦銘誄。無所不備。而各加以評斷。兼詳作者之遺聞軼事。作詩史讀可。作文藝參考書讀亦可。手此一編。凡婦人集。隨園女弟子詩錄。正始集。槧芳集等。不必再讀矣。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初版

(鐵匣頭顧二一〇〇)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 哈葛得

譯述者 閩縣 林紓

發行者 靜海 陳家麟

印刷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昌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長沙 常德 重慶 瀘縣 福州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鐵匣頭顱卷下

第十三章

明日侵晨。律師呼爾乃司及遮雷美。至治事之室。二人赴召。不知所事。既至命坐。律師以目視此二子。久之言曰。今日汝二人宜知所自立。勿更情竄。以敗終身之事。今爾二人將何圖。爾乃司及遮雷美不能答。然老人已續言曰。大抵爾二人。恆未思維及此。然能按聖經中發言。自爲已足。初不計及後來之局。幸爾二人。尙有佳運。竟有老成者。爲爾區畫。其人卽我也。爾乃司當爲辯護之律師。有人言。少年人不應業此。汝則不然。果有志者。不患無託爾之人。爾必疑訝招取者無人。但觀吾家。但有聾啞之書記。實則事集如

麻。須知吾之事務所。特總其成。其在倫敦。尙有一行館。又有其一。在伊卜威。又有其一。在夏威赤。此分館各異其名。均有代理之人。使人莫知其妙。爾乃司。吾飭爾以書赴林肯任。一年予爾三百鎊足矣。爾乃司曰。舅氏善意。深蒙中心。此時思伊娃之言。輕其孺穉。故欲以能自見。律師未待其言。卽謂遮雷美曰。吾欲命爾在吾事務所學習。果能精進。卽分其貿易與爾。且亦授爾以勞金。俾爾自活。多少蓋未定也。遮雷美不懌。然亦勉如其命。律師曰。少須定約。下禮拜可以授事於爾。語後。二子無言而退。而遮雷美不悅此業。慍形於色。律師復招爾乃司入內。言曰。吾尙有言告汝。汝且鑰其扉。爾乃司駭然。不知所爲。或求婚之事。爲老人所知。然亦本欲自陳。則噤不敢出。旣下其鑰。卽面溫室中看花。而老人似有所思。語

未卽發。爾乃司不能待。卽曰。舅氏何命。老人曰。此言大有係屬。吾意欲干爾以事。亦不煩立時允我。且細思之。汝今不嘗遠行耶。歸後再行示我。惟此事或不至遂颺吾議。果爾不願者。則後來事局正不可知。爾乃司曰。舅氏所言。吾不得解。律師曰。汝聽之前此吾有不幸之事。事之臨吾身。如電觸枯樹。外皮尙存。而樹心焦矣。其中細故。爾可勿問。此等事爲男女所習有。惟吾遇此事。腦爲之裂。自是日起。吾卽欲復仇。汝驟聽之。茫無頭緒。實則吾之所言。皆切實也。吾蓋受人梟負。亦欲使仇人。嘗我當時之苦。餘人均有報應。獨有一人。幸逃天網。吾思上帝。必不遽佑其人。蓋有一女子。爲吾禍胎。其人亦幸有子女。卽道婁西及遮雷美也。此二子吾已承繼爲子女。尤愛道婁西。酷肖其母。其男子則非吾所愛。今日尙然。彼

固亦有學問。不似其父之荒愴。吾之養此二人。亦吾分也。所以告汝者。蓋示吾求爾之意。且不可示之外人。聞如不聞可也。至所求者。句爾乃司愕然。老人曰。所求者。欲爾娶道妻。西耳。爾乃司大驚。張吻欲言。老人止之曰。勿辯。惟吾所命者。但許吾言。不聽爾言。明知婚配出於自由。胡能受我諄逼。唯望爾屬意於吾之所望。且此事於爾乃有大益。道妻西之爲人心赤如金。果得此女爲妻。則足承襲吾產。吾產亦固非薄。邇來吾頗留意於爾。似與伊娃有情。伊娃固美。汝心已爲所繫。然吾實告汝。汝戀伊娃。非吾之意。且於汝之後。顧甚茫茫也。爾乃司復欲有言。老人又止之曰。吾知爾欲與巴梯遊歷數月。歸後再行答我。初未爲晚。今授爾金鈔。可用爲川資。上道。爾乃司既受金鈔。老人曰。行也。吾無暇更作閒語。爾乃司

怏怏出。心緒轆轤。不能自定。出金鈔視之。則二百五十鎊也。因納鈔於囊中。自思身世。不禁憂從中來。兩難不知所可。欲更與老人言之。而又不敢。防一吐實。立生支吾。今且與伊娃商之。原約三句鐘時。相見於海濱。將屆期而往。亦計此事無可商者。可商者唯伊娃。於是鐘交三點。卽赴伊娃之約。去器械威克之一咪。去提司撥破廟之二咪。山崖之下。有陂陀直趨入海。一經海波吞噬。蝕爲小洞。潮滿時水滿洞中。潮落則爲平地。其中可以聚議密事。上下皆不之見。見者唯迎面來舟。或可見耳。二人初約於此把晤。及爾乃司至時。伊娃已前在。爾乃司一見玉人。心緒盡釋。伊娃起迎。紅潮被頰。親吻之後。爾乃司自謂。厥樂可以冠諸全國。無能及者。二人同據一石而坐。伊娃以首枕爾乃司之肩。爾乃司曰。汝來何夙。伊

娃曰。然吾避佛老龍。故抽身來此。佛老龍邇來甚介。介似已知吾人行蹤者。方吾二人盪舟海上。彼亦知之。今晨御飯時。佛老龍曰。吾思昨夕二子同舟。其狀甚適。卽吾亦甚願。願乃無此福命。爾乃司曰。彼何知之。且爾對彼何言。伊娃曰。吾如言自敘其樂。語時姑母初未了了。爾乃司曰。汝胡不告佛老龍以婚約定矣。伊娃曰。我意句爾乃司曰。何意之云。直率言之足矣。伊娃曰。爾乃司當念我。唯以一女子與一乳臭之兒定婚。此言殊棘人耳。吾愛爾有之。至於定婚。尙煩斟酌。爾乃司聞言憤然起立曰。伊娃不宜指我爲小兒。然吾年不已二十一耶。此語似咒我。示爲童騃。不能長成者。且爾尙能候我一二年乎。語時淚泚。伊娃曰。爾乃司勿怒。怒卽傷我心。今爾且靜坐。吾思今日卽允汝目下。亦不能成禮。一成禮則物

議亦多。卽爾舅氏亦必爲梗。爾乃司曰。聞爾之言。益觸吾心緒。卽以老人之決策。告之伊娃。爾乃司語竟。伊娃曰。敗矣。爾乃司曰。吾亦知其非佳。然則如何。而可。伊娃曰。急切不能彌縫。此失。爾乃司曰。汝謂以我已成之事。告老人耶。或暫祕之。伊娃曰。祕之佳。且沈機。以觀變。爾此出。須數月歸時。再定行止。爾乃司曰。吾一別汝。心痛如剗。伊娃曰。知之。但有此法。靜俟時機。且爾不行。必將吐實。顧一言。則老人必怒。我意不如速行。汝行。我自有術。羈縻卡達司。果羈縻無功者。爾歸當更圖良法。或爾彼時。易愛我之心。愛道婁西。則襲產之功。告葦矣。道婁西之才。十倍於我。爾乃司曰。胡有此言。言非中要。伊娃曰。語亦屬實。我固知貌勝於彼。易動男子之情。然道婁西之腦力佳。心思壯。節節皆居吾上。且其人情愔亦深於我。

甚願以愛我之心移之於彼。則爾之前途泰矣。我亦知爾。我後來之事。節節皆有梗。我之人茲事似懸諸虛空。然已爲吾所覺。故甚願不欲以薄命累君也。語次欲哭。爾乃司曰。我束身待爾。非爾棄我。我決不負此心。至於遷愛之事。吾聞之。欲涕。後此萬勿再言。增吾艱。伊娃曰。爾我立誓勿忘。唯薄命之人勢必使君增困。爾乃司曰。卽遇困阨。亦分所應。爾凡男子醉一美人而盤根錯節。往往出人意外。然吾亦凜然無懼。始終不食此言。卽有時微懈。決必振作。而思得美人之心不易也。爾乃司自出此言。後此亦常常思及也。

第十四章

哈葛得曰。吾每思已往之事。其端雖微。然恆懸諸腦際。蓋過此之

事。多時亦昏昏欲忘。似身立高崖而望遠樹。樹之高下。辨析亦必弗真。有時思及一事。爲己感情之深者。則歲遠年湮。思之正復歷歷。其次則思及童時之事。又似小魚躍波波紋微動。然不能久久留痕也。其亦有魚躍而痕終留。則又不可解矣。由此以推。卽爾乃司臨行。與伊娃敘別之情形也。當爾乃司行時。與伊娃爲別。衆中不能更作私語。此時密司斐司威臨窗而坐。爾乃司坐於案旁。容甚戚戚。伊娃手中執書。借書以蔽其面。佛老龍則身倚榻背以觀人。爾乃司亦見佛老龍目注其身。語言雜沓。不可記憶。已而起立。與斐司威爲別。斐司威曰。願爾此行平安。唯見外國女郎。幸勿爲其迷惘。語後爾乃司與佛老龍引手。佛老龍佯笑爲禮。後至伊娃之前。伊娃舍其手中之書。起與敘別。引手時。伊娃素巾落於爾乃

司左手似贈爲紀念之物。爾乃司引手時。顧視其面。伊娃雖。輾然。中情如割。不易分襟也。斐司威曰。爾乃司與伊娃。戀別如是之深。詎後此永無晤面之期乎。佛老龍曰。此亦或然。爾乃司恨極。斐司威曰。佛老龍何至爲此不祥之言。佛老龍微笑。爾乃司亦向外而行。佛老龍先取冠。行出花園之中。爾乃司出時。見佛老龍方俯而折花。呼爾乃司曰。爾隨吾行。爾乃司隨之。可二十餘步。佛老龍曰。吾預爲爾伸賀。與伊娃後此雙栖之樂。爾乃司曰。佛老龍誰語爾者。佛老龍曰。無人語我。我得之眼中。方跳舞時。彼贈爾以花。明日復拯其命於懸崖之上。自是以來。情乃日密。又一日划舟海上。樂乃無極。此下尙待吾言乎。爾乃司曰。是何待言。吾亦不解汝何由知之。佛老龍取手中所折之花。碎擲於地。言曰。當局者迷。旁觀

者清。吾方自慶其得佳運。汝未知過。我則自懺其非。果我當日過用癡情。則今日轉難爲情地。爾乃司曰。然。佛老龍曰。幸吾不實諸懷。但爲爾之良友。良友義宜忠告。故不能不言。爾乃司曰。請言之。佛老龍曰。爾愛伊娃。伊娃亦復愛汝。固也。唯其心流轉如逝水。在少已然。天下美人性情。往往如是。蓋造物不能使人兼美。爾乃司曰。是言何意。佛老龍曰。吾言其心之弗堅耳。苟相違棄者。汝幸勿訝。爾乃司曰。天乎。伊娃之愛我。似用其全力。何爲至此。佛老龍曰。女子之心。不必專一。我非震嚇之詞。惟深知其決無定力。爾乃司汝幸勿介介。我固忠耿之言也。汝後此與伊娃生無數之波瀾。方知吾言之非謬。爾今能置吾良友之列乎。因出手待握。爾乃司果握手曰。爾我終訂交誼。語後復過客廳之窗下。佛老龍以手拊爾。

乃司之臂。令其仰視。見客廳中。但有伊娃一人。以首伏諸書上。肩背時。時伸。縮狀似哭也。已而仰首。淚被其頰。已而復伏。爾乃司幾欲入撫其人。佛老龍曰。爾勿更入。聽其自哭可也。因曰。吾悔示汝以狀。此狀印爾腦中。必時思及。殊難恕也。願爾此行平安。吾不遠送矣。爾乃司喉中似梗。乃匆匆引手而別。佛老龍目送之行。後亦頗萌愛戀之容。已復易爲恨。恨入室。伏枕而哭。嗚咽不可自勝。此時爾乃司歸至舅家。適當飯時。立時須趁車而行。道婁西一一爲之籌備。遂赴書室。與老人別。老人至再丁寧曰。吾所堅囑者。汝幸勿忘懷。爾乃司不答。將上馬車。而道婁西引冠加手套。送之門外。遮雷美則送之車站。爾乃司與二人均無言。惜別之狀。見諸容色。臨行時。爾乃司將與道婁西親額。道婁西斂避。爾乃司不得已登。

車行。既至車站。遮雷美曰。爾乃司如何。爾乃司曰。言伊娃乎。遮雷美曰。此外安有他人。爾乃司曰。然。惟。句。遮雷美曰。何也。爾乃司曰。此事不宜告之他人。遮雷美曰。如約。爾乃司曰。老友定不芥蒂於懷。遮雷美曰。前此之言。不芥蒂。僞也。今茲則勢所不能。故甚願爾得之。吾心舍伊娃外。即愛汝。故願爾享茲幸福。汝今登車矣。爾乃司曰。老友善人。亦吾良朋。然吾運雖佳。正恐難恃。相見有日。幸自珍衛。爾乃司本意。先至倫敦。明日再赴枯爾西。至枯爾西與巴梯晤面。同至腦門豆。由腦門豆再定所向。既至倫敦。得逆旅而居。前此固來。因復尋舊寓。以車至福履梯街。見有門牌十九號。因思及銀行顧西林沙。即金鈔易錢之所。因思不如即此取錢。時銀行已畢工。將開門矣。見鈔立時授以金鎊。因思其舅固有大名於是間。

也。金鎊之票。既一點收。納之衣囊。遂赴逆旅。一宿之後。卽發自梢。三木登登舟。舟中遇一人。似非英產。能操英語。口音略別。狀似上等人。隨一九歲之童子。狀甚魁偉。爾乃司知爲是人之子。其人名野魯登。年在三十以外。貌亦中人。然語言質直。想其人必在殖民之地。然本京人也。舟中接談。方知爲那他魯人。爲第一次至英國者。其在那他魯政府。位置甚高。其歸英國者。因其姑氏云亡。遺產應彼承襲。歸朝未久。復思向外行獵於地拉溝一帶。二人既同舟。將至法國聖彼得海口。彼此遂別。爾乃司既赴逆旅。而庭中復遇野魯登及其子。爾乃司曰。先生亦在此耶。今尙何需。野魯登曰。吾不能作法語。欲同吾子至一處。顧無從問路。法語鉤輶。聞之茫然。如處荒外。且奈何。吾有地名。書之於此。請君爲我一譯。爾乃司

曰。我能通法語。可同君一行。飯在七點。今茲尙未六點也。野魯登曰。君心仁愛。令人生感。爾乃司曰。我他日若至蘇嚕。則君必且助予。此何足言。野魯登曰。必能奉酬盛意。於是同行四覓。久之方得。蓋在一偏僻之小街。店肆多賣肥皂及蠟燭之屬。小貿易也。已而得所訪處矣。門牌爲三十六號。一老屋也。野魯登曰。得之矣。此人告我。門有徽章。今未知此地果學校耶。或否。已而視之。果爲學校。中有小園。而野魯登似甚熟悉。謂其子曰。彼恆坐此樹下。則樹下有木。楊斜且腐矣。爾乃司曰。彼爲誰。野魯登曰。卽亡妻童子之母也。少時讀書於此。今見之矣。言歸可也。

第十五章

野魯登與爾乃司及童子歸時。去飯時尙一刻鐘。爾乃司盥漱後。